

最愛讀國學書系

· 精選 · 注音 · 暢讀 ·

資治通鑑

【宋】司馬光等·著

魏華仙 梅波·編注

三家分晉／荊軻刺秦／韓信拜將

李陵伐匈奴／馬皇后抑制外戚／赤壁之戰

楊勇之廢／玄武門之變／魏徵進諫／伶人之禍

珍藏書

最愛讀國學書系

電紙兩用版

四川出版集團
四川美術出版社

電紙兩用版

支持多種平台、終端
免費提供本書電子版在線閱讀、下載服務

不同裝備 閱讀隨心

最爱读国学书系

· 精选 · 注音 · 畅读 ·

电纸两用版

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等·著

魏华仙 梅波·编注

三家分晋／荆轲刺秦／韩信拜将

李陵伐匈奴／马皇后抑制外戚／赤壁之战

杨勇之废／玄武门之变／魏徵进谏／伶人之祸

中国藏書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资治通鉴 / (宋) 司马光等著; 魏华仙, 梅波编注.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2. 12

(最爱读国学书系·电纸两用版)

ISBN 978-7-5411-3613-9

I. ①资… II. ①司… ②魏… ③梅… III. 中国历史—古代史—编年体—通俗读物
IV. ①K204.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6574 号

ZIZHI TONGJIAN

资 治 通 鉴

(宋) 司马光等著

魏华仙 梅 波 编注

责任编辑 奉学勤
责任校对 奉学勤
责任印制 唐 茵等
封面设计 时光工坊
版式设计 张 妮

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5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读者服务 028-86259293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四川联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7mm×237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30 千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3613-9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三家分晋	(〇〇一)
2. 魏文侯与吴起	(〇〇九)
3. 商鞅变法	(〇一八)
4. 胡服骑射	(〇二七)
5. 完璧归赵与负荆请罪	(〇三三)
6. 荆轲刺秦	(〇三六)
7. 胡亥为帝	(〇四〇)
8. 韩信拜将	(〇五二)
9. 四面楚歌	(〇五八)
10. 董仲舒对策	(〇六三)
11. 李陵伐匈奴	(〇七四)
12. 轮台罪己诏	(〇八〇)
13. 霍光废帝	(〇八五)
14. 昆阳之战	(〇九七)
15. 马皇后抑制外戚	(一〇二)
16. 刘英谋逆	(一〇九)
17. 黄巾起义	(一一五)
18. 赤壁之战	(一二七)
19. 邓艾奇兵度阴平	(一三六)
20. 晋武帝平吴	(一四一)
21. 淝水之战	(一五二)
22. 元嘉北伐	(一五九)
23. 孝文迁都	(一六七)
24. 隋初新政	(一七三)



25. 杨勇之废	(一八四)
26. 玄武门之变	(一九六)
27. 魏徵进谏	(二〇五)
28. 马嵬之变	(二一三)
29. 李愬雪夜下蔡州	(二一七)
30. 甘露之变	(二二一)
31. “小太宗”李忱	(二三一)
32. 黄巢进京	(二四一)
33. 钱鏐保国	(二四九)
34. 伶人之祸	(二五一)
35. 割让燕云	(二六三)
36. 郭威称帝	(二七〇)
37. 周世宗征淮南	(二八一)
附：《资治通鉴》大事记	(二八八)

1. 三家分晋

 原文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①魏斯、赵籍、韩虔^②为诸侯。

.....

初，智宣子^③将以瑶^④为后。智果曰：“不如宵^⑤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惠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⑥，为辅氏。

► 注释 ①大夫：春秋时期诸侯国中地位仅次于国君与卿的官爵，有世袭的封地。②魏斯、赵籍、韩虔：魏斯即魏文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一代国君；赵籍即赵烈侯，战国时期赵国的第一代君主；韩虔即韩景侯，战国时期韩国第一代国君。公元前403年，魏、赵、韩被周王和诸侯承认为诸侯国。③智宣子：智申，谥号“宣”，史称智宣子，春秋后期晋国卿大夫，智氏家族宗主。④瑶：智申的儿子智瑶，又称智襄子、智伯，公元前475年成为晋国执政，此后欲灭同列卿位的赵、魏、韩三家并取代晋国，威胁魏、韩二家于公元前455年共同对赵氏发动晋阳之战。后赵襄子派人向魏、韩陈说利害，魏、韩便与赵氏联合反攻智氏，智伯被赵襄子擒杀，智氏就此衰落。⑤宵：智宣子的儿子智宵。⑥太史：官名，春秋时为掌管氏姓的官。

► 译文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

当初，晋国智宣子想以其子智瑶为继承人，族人智果说：“他不如智宵。智瑶有五项过人长处，一项短处。五项过人长处是：须发漂亮身材高大，精于骑射，才艺双全，能写善辩，坚毅果敢。短处就是很不仁厚。如果他以五项长处来制服别人却做不仁不义的恶事，谁能和他和睦相处？



要是真的立智瑤为继承人，那么智氏宗族一定灭亡。”智宣子置之不理。智果便向太史请求脱离智族姓氏，另立为辅氏。

原文 赵简子^①之子，长曰伯鲁，幼曰无恤^②。将置后，不知所立。乃书训戒之辞于二简，以授二子曰：“谨识之。”三年而问之，伯鲁不能举其辞；求其简，已失之矣。问无恤，诵其辞甚习；求其简，出诸袖中而奏之。于是简子以无恤为贤，立以为后。

▶ 注释 ①赵简子：赵鞅，谥号“简”，又称赵孟，春秋后期晋国的卿大夫，战国时期的赵国的奠基者。②无恤：战国时期赵国的创始人，赵简子的儿子，死后谥号“襄”，后文中的赵襄子。

▶ 译文 赵简子的儿子，长子叫伯鲁，幼子叫无恤。赵简子想确定继承人，不知立哪位好，于是把他的日常训诫言词写在两块竹简上，分别交给两个儿子，嘱咐说：“你们好好记住这些！”过了三年，赵简子问两个儿子训诫内容，大儿子伯鲁说不出来；再问他的竹简，已丢失了。又问小儿子无恤，他能很熟练地背出训诫内容；再追问竹简，他便从袖子中取出献上。于是，赵简子认为无恤十分贤德，便立他为继承人。

原文 简子使尹铎为晋阳。请曰：“以为茧丝乎^①？抑为保障乎^②？”简子曰：“保障哉！”尹铎损其户数。简子谓无恤曰：“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及智宣子卒，智襄子为政，与韩康子^③、魏桓子^④宴于蓝台。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⑤。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⑥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蚋（ruì）、蚁、蜂、蜚（chài），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

▶ 注释 ①茧丝：意思是剥削百姓如抽茧取丝，不尽不止。②保障：意思是使百姓休养生息。③韩康子：韩虎，春秋时晋国韩氏首领，前文中的韩虔

是其儿子。④魏桓子：又称魏宣子，是春秋时期晋国魏氏的首领，魏文侯的父亲。⑤段规：韩康子的重要谋士。⑥《夏书》：《尚书》中的一部分；《尚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

► 译文 赵简子派尹铎治理晋阳，临行前尹铎请示说：“您是打算让我去抽丝剥茧般地搜刮财富呢，还是使百姓休养生息以作保障之地？”赵简子说：“当然要使其作为保障之地。”尹铎便少算居民户数，减轻赋税。赵简子又对儿子赵无恤说：“一旦晋国发生危难，你不要嫌尹铎地位不高，不要怕晋阳路途遥远，一定要以那里作为归宿。”

智宣子去世后，智襄子当政，他与韩康子、魏桓子在蓝台饮宴，席间智襄子戏弄韩康子，又侮辱他的家相段规。智瑶的家臣智国听说此事，就告诫说：“主公您不提防灾祸，灾祸就一定会发生！”智瑶说：“我掌管着人的生死灾祸。我不给他们降临灾祸，谁还敢兴风作浪！”智国回答说：“这话不妥。《夏书》中说：‘一个人屡次三番犯错误，结下的仇怨岂能在明处，应该在它没有表现时就提防。’贤德的人能够谨慎地处理小事，所以不会招致大祸。现在主公一次宴会就得罪了人家的主君和臣相，又不戒备，还说：‘不敢兴风作浪。’这种态度恐怕不行吧。蚊子、蚂蚁、蜜蜂、蝎子，都能害人，何况是国君、国相呢！”智瑶不听。

原文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①（niǔ）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

► 注释 ①狃：习以为常。



▶ 译文 智瑤向韩康子要地，韩康子想不给。段规说：“智瑤贪财好利，又刚愎自用，如果不给，他一定会讨伐我们，不如答应他的请求。智瑤得到地后更加狂妄，一定又会向别人索要；别人不给，他必定向人动武用兵，这样我们就可以免于祸患而伺机行动了。”韩康子说：“好主意。”便派了使臣去送上有万户居民的领地，智瑤大喜。果然智瑤又向魏桓子提出索地要求，魏桓子想不给。家相任章问：“为什么不给呢？”魏桓子说：“智瑤无缘无故来要地，所以不给。”任章说：“智瑤无缘无故强索他人领地，一定会引起其他大夫的警惧；我们给智瑤地，他一定会骄傲。他骄傲而轻敌，我们警惧而互相亲善；用精诚团结的军队来对付狂妄轻敌的智瑤，智家的命运一定不会长久了。《周书》说：‘要打败敌人，必须暂时听从他；要夺取敌人利益，必须先给他一些好处。’主公不如先答应智瑤的要求，让他骄傲自大，然后我们可以选择盟友共同图谋，又何必单单把我们作为智瑤的靶子呢！”魏桓子说：“对。”也送给智瑤一块有万户居民的土地。

 原文 智伯又求蔡^①、皋狼之地于赵襄子，襄子弗与。智伯怒，帅韩、魏之甲以攻赵氏。襄子将出，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②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罢力以完之，又毙死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鄲^③之仓库实。”襄子曰：“浚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其谁与我！其晋阳乎，先主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

▶ 注释 ①蔡：地名，蔡指春秋时期的诸侯国蔡国的领地，辖地大致为现在的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带；据胡三省考证，蔡灭于楚国，蔡地不属于赵国而属于楚国，此处恐为“蔺”之误；蔺在今山西省柳林县。②长子：地名，今山西省长子县。③邯鄲：地名，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于邯鄲，为赵国都城，在今河北省邯郸市。

▶ 译文 智瑤又向赵襄子索要蔡和皋狼这两块领地。赵襄子拒绝不给。智瑤勃然大怒，率领韩、魏两家军队前去攻打赵氏。赵襄子准备出逃，

问：“我到哪里逃命呢？”他的随从说：“长子城离我们最近，而且它城墙坚厚完整。”赵襄子说：“但那里的百姓修完城墙已经筋疲力尽了，现在又要他们舍生入死地为我守城，他们有谁能保护我呢？”随从又说：“那邯郸城里仓库也很充实。”赵襄子说：“搜刮民脂民膏充实的仓库，现在又因战争让他们送命，谁又会拥护我啊！还是去晋阳吧，那是先主的地盘，尹铎又对百姓不薄，百姓一定能同我们和衷共济。”于是前往晋阳。

 原文 三家以国人^①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②；沈^③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④。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fū）^⑤，以汾水可以灌安邑^⑥，绛（jiàng）水^⑦可以灌平阳^⑧也。絺疵（chī cǐ）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⑨（quān）。絺疵请使于齐。

▶ 注释 ①国人：指居住在都城及其附近的平民。②版：高二尺为版，三尺约为一米。③沈：通“沉”。④骖乘：古时乘车，尊者在左，驾车的人在中，又一人在右，称车右或骖乘，负责警卫。⑤跗：脚背。⑥安邑：地名，时为魏的都城，今山西夏县。⑦绛水：河流名，今山西境内，又名白水、沸泉水。⑧平阳：地名，时为韩国都城，今山西临汾西。⑨悛：改，悔改。

▶ 译文 智瑶、韩康子、魏桓子三家用国人围住晋阳，引水灌城，只差三版就淹没到城墙顶了，他们锅灶被泡塌，青蛙孳生，但人民仍没背叛之意。智瑶巡视水势，魏桓子为他驾车，韩康子站在右边护卫。智瑶说：“我今天才知道水可以灭人国家。”魏桓子用胳膊肘碰了一下韩康子，韩



康子也踩了一下魏桓子的脚。因为汾水可以灌魏国都城安邑，绛水也可以灌韩国都城平阳。智家的谋士絺疵对智瑶说：“韩、魏两家肯定会反叛。”智瑶问：“你怎么知道？”絺疵说：“从人之常情中知道。我们调集韩、魏两家的军队来围攻赵家，赵家覆亡，下次灾难一定是连及韩、魏两家了。现在我们约定灭掉赵家后三家分割其地，晋阳城仅差三版就被水淹没，城内宰马为食，破城已是指日可待。然而韩康子、魏桓子两人没有高兴的心情，反倒面有忧色，这不是必反又是什么？”第二天，智瑶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魏二人，二人说：“这一定是离间小人想为赵家游说，让主公您怀疑我们韩、魏两家，而放松对赵家的进攻。不然的话，我们两家难道放着早晚到手的赵家田土不要，而要去干那危险的必不可成的事吗？”两人出去，絺疵进来说：“主公为什么把我的话告诉他们两人呢？”智瑶惊奇地反问：“你怎么知道的？”絺疵回答说：“我见他们狠狠地盯着我然后匆忙离去，他们知道我看穿了他们的心思。”智瑶依然不醒悟。絺疵于是请求让他出使齐国。

 原文 赵襄子使张孟谈潜出见二子，曰：“臣闻唇亡则齿寒。今智伯帅韩、魏而攻赵，赵亡则韩、魏为之次矣。”二子曰：“我心知其然也，恐事未遂而谋泄，则祸立至矣”。张孟谈曰：“谋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伤也？”二子乃阴与张孟谈约，为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杀守堤之吏，而决水灌智伯军。智伯军救水而乱，韩、魏翼而击之，襄子将卒犯其前，大败智伯之众。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①在。

▶ 注释 ①辅果：指前文“智果”。

▶ 译文 赵襄子派张孟谈秘密出城去见韩康子、魏桓子二人，说：“我听说唇亡齿寒。现在智瑶率领韩、魏两家来围攻赵家，赵家灭亡后就该轮到韩、魏了。”韩康子、魏桓子也说：“我们心里也知道会这样，但担心事情还未办好而计谋就泄露出去了，那样我们就会大祸临头。”张孟谈又说：“计谋出自二位主公之口，只我一人听见，有什么关系！”于是韩、魏二人秘密地与张孟谈商议，约好起事日期后送他回城。夜里，赵襄子

派人出城杀掉智瑶军的守堤官吏，使大水决口反灌智瑶军营。智瑶军队为救水而大乱，韩、魏两家军队乘机从两翼夹击，赵襄子率士兵从正面迎头痛击，大败智家军，智瑶被杀，又尽行诛灭智家族人。只有辅果得以幸免。

 原文 ……

三家分智氏之田。赵襄子漆智伯之头，以为饮器。智伯之臣豫让欲为之报仇，乃诈为刑人，挟匕首，入襄子宫中涂^①厕。襄子如厕心动，索之，获豫让。左右欲杀之，襄子曰：“智伯死无后，而此人欲为报仇，真义士也！吾谨避之耳。”乃舍之。豫让又漆身为癞，吞炭为哑，行乞于市，其妻不识也。行见其友，其友识之，为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赵孟，必得近幸。子乃为所欲为，顾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求以报仇，不亦难乎？”豫让曰：“不可！既已委质为臣，而又求杀之，是二心也。凡吾所为者，极难耳。然所以为此者，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怀二心者也。”襄子出，豫让伏于桥下。襄子至桥，马惊，索之，得豫让，遂杀之。

► 注释 ①涂：涂抹，涂饰，这里指打扫。

► 译文 ……

赵、韩、魏三家瓜分智家的田土，赵襄子在智瑶的头骨上涂漆，用作饮具。智瑶的家臣豫让想为主公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突然心中一动，觉得不对，便派人搜索，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主张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死无后人，此人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啊！放了他，我小心提防他就是了。”于是释放了豫让。豫让用漆涂全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他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哭着说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你本可以为所欲为，何苦自残形体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不行！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



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确实困难。然而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便下马搜索，捕获了豫让，于是杀了他。

 原文 襄子为伯鲁之不立也，有子五人，不肯置后。封伯鲁之子于代^①，曰代成君，早卒，立其子浣为赵氏后。襄子卒，弟桓子逐浣而自立，一年卒。赵氏之人曰：“桓子立，非襄主意。”乃共杀其子，复迎浣而立之，是为献子。献子生籍，是为烈侯。魏斯者，桓子之孙也，是为文侯。韩康子生武子，武子生虔，是为景侯。

► 注释 ①代：春秋时代国，公元前473年被赵襄子吞并；辖区在今河北省蔚县一带。

► 译文 赵襄子因为赵简子没有立哥哥伯鲁为继承人，自己虽有五个儿子，也不肯立为继承人。他封赵伯鲁的儿子于代地，称代成君。代成君早逝，赵襄子又立赵伯鲁的另一个儿子赵浣为赵家的继承人。赵襄子死后，弟弟赵桓子就驱逐赵浣，自立为国君，继位一年也死了。赵家的族人说：“赵桓子做国君本来就不是赵襄子的主意。”大家一起杀死了赵桓子的儿子，再迎回赵浣，拥立为国君，这就是赵献子。赵献子生子名赵籍，就是赵烈侯。魏斯，是魏桓子的孙子，就是魏文侯。韩康子生子名韩武子，武子又生韩虔，这就是韩景侯。

2. 魏文侯与吴起

 原文 魏文侯^①以卜子夏^②、田子方^③为师，每过段干木^④之庐必式^⑤。四方贤士多归之。

文侯与群臣饮酒，乐，而天雨，命驾将适野。左右曰：“今日饮酒乐，天又雨，君将安之？”文侯曰：“吾与虞（yú）人^⑥期猎，虽乐，岂可无一会期哉！”乃往，身自罢之。

▶ 注释 ①魏文侯：战国时期魏国的第一代国君，公元前446—前396年在位。②卜子夏：卜商，字子夏，孔子的学生。③田子方：田无择，字子方，孔子弟子子贡的学生。④段干木：卜子夏的学生，与卜子夏、田子方被后人称为“河东三贤”。⑤式：古代车上的横木；古人乘车往往站在车上，在车上行礼的时候，俯身向这个横木一靠，这个动作就被称为“式”。⑥虞人：官名，掌管山泽，围猎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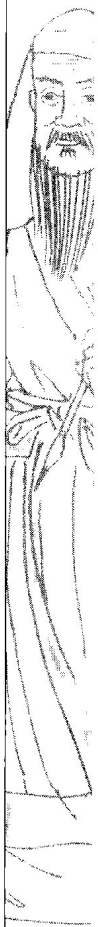
▶ 译文 魏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为国师，他每次经过段干木的住宅，都要在车上俯首行礼。四方的贤才德士很多都前来归附他。

文侯与群臣饮酒，奏乐间，下起了大雨，魏文侯却下令备车前往田野。左右侍臣问：“今天饮酒正乐，外面又下着大雨，国君您打算到哪里去呢？”魏文侯说：“我与掌管田猎的官员约好了去打猎，虽然这里很快乐，也不能不遵守约定！”于是亲自前往取消狩猎活动。

 原文 韩借师于魏以伐赵。文侯曰：“寡人与赵，兄弟也，不敢闻命。”赵借师于魏以伐韩，文侯应之亦然。二国皆怒而去。已而知文侯以讲^①于己也，皆朝于魏。魏由是始大于三晋，诸侯莫能与之争。

▶ 注释 ①讲：和解，和睦。

▶ 译文 韩国向魏国借兵攻打赵国。魏文侯说：“我与赵国，是兄弟之



邦，不敢从命。”赵国也来向魏国借兵讨伐韩国，魏文侯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了。韩、赵两国使者都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两国得知魏文侯对自己的和睦态度，都前来朝拜魏国。于是，魏国开始成为三晋之首，各诸侯国都不能和它争雄。

 原文 使乐羊^①伐中山^②，克之；以封其子击^③。文侯问于群臣曰：“我何如主？”皆曰：“仁君。”任座^④曰：“君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何谓仁君？”文侯怒，任座趋出。次问翟璜^⑤，对曰：“仁君。”文侯曰：“何以知之？”对曰：“臣闻君仁则臣直。向者任座之言直，臣是以知之。”文侯悦，使翟璜召任座而反之，亲下堂迎之，以为上客。

► 注释 ①乐羊：战国时期，魏国魏文侯麾下大将。②中山：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诸侯国，都城在今天河北省定州地区。③子击：魏文侯的儿子，后来的魏武侯。④任座：魏文侯的谋士。⑤翟璜：魏文侯时期，魏国大臣。

► 译文 魏文侯派乐羊攻打中山国，攻下之后封给自己的儿子魏击。魏文侯问群臣：“我是什么样的君主？”大家都说：“您是仁德的君主！”只有任座说：“您获得了中山国，不封给您的弟弟，却封给自己的儿子，这算什么仁德君主！”魏文侯勃然大怒，任座赶快跑开。魏文侯又问翟璜，翟璜回答说：“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问：“你从哪些方面看出来的呢？”回答说：“臣下我听说国君仁德，他的臣子就敢直言。刚才任座的话很耿直，于是我知道您是仁德君主。”魏文侯大喜，派翟璜去追任座回来，还亲自下殿堂去迎接，把他奉为上客。

 原文 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①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yuè）官，不明乐音。今君审^②于音，臣恐其聋^③于官也。”文侯曰：“善。”

► 注释 ①不比：不协调。②审：明白，清楚，这里指精通。③聋：听不见，这里意为疏忽。

► 译文 魏文侯与田子方饮酒，文侯说：“编钟的乐声不协调吧？左边

高了。”田子方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魏文侯问：“你笑什么？”田子方说：“臣下听说，国君需要的是懂得任用乐官，不必懂得乐音。现在国君您精通音乐，我担心您会疏忽了任用官员的职责。”魏文侯说：“说的好呀！”

 原文 子击出，遭^①田子方于道，下车伏谒。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②乎？贫贱者骄人乎？”子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③之。

▶ 注释 ①遭：遇到。②骄人：对人骄傲，傲慢。③谢：道歉。

▶ 译文 魏文侯的儿子魏击出行，途中遇见国师田子方，下车伏拜行礼。田子方却不回礼。魏击气愤地质问田子方：“是富贵的人对人傲慢呢，还是贫贱的人对人傲慢？”田子方回答道：“当然是贫贱的人对人傲慢，富贵的人哪里敢对人傲慢呢！国君对人傲慢就将亡国，大夫对人傲慢就将失家。亡国的人，没有听说还有国主的待遇；失家的人，也没有听说还有家长的待遇。而贫贱的游士呢，言语不被采用，行为不合时宜，穿上鞋子赶路就行，到哪里不能过贫贱的生活呢！”魏击于是向田子方道歉。

 原文 文侯谓李克^①曰：“先生尝有言曰：‘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今所置非成则璜^②，二子何如？”对曰：“卑不谋尊，疏不谋戚。臣在阙门之外，不敢当命。”文侯曰：“先生临事勿让^③！”克曰：“君弗察故也。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何待克哉！”文侯曰：“先生就舍，吾之相定矣。”李克出，见翟璜。翟璜曰：“今者闻君召先生而卜相，果谁为之？”克曰：“魏成。”翟璜忿然作色曰：“西河守吴起^④，臣所进也。君内以邲





(yè)^⑤为忧，臣进西门豹^⑥。君欲伐中山，臣进乐羊。中山已拔，无使守之，臣进先生。君之子无傅，臣进屈侯鲋(fù)^⑦。以耳目之所睹记，臣何负于魏成！”李克曰：“子之言克于子之君者，岂将比周^⑧以求之大官哉？君问相于克，克之对如是。所以知君之必相魏成者，魏成食禄千钟^⑨，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子所进五人者，君皆臣之。子恶(wū)^⑩得与魏成比也！”翟璜(huán)(qūn)逡巡^⑪再拜曰：“璜，鄙人也，失对，愿卒为弟子！”

▶ 注释 ①李克：又名李悝(kuī)，魏文侯时期曾主持变法，制定了《法经》。②成，璜：分别指后文提到的魏成和翟璜，均为魏国大臣。③让：推辞，谦让。④吴起：战国初期著名的改革家，军事家，曾先后在魏国、楚国主持变法。⑤邲：古地名，今河北省临漳县西。⑥西门豹：魏文侯时期任邲令，主持修建了著名的西门豹渠。⑦屈侯鲋：姓屈侯，名鲋。⑧比周：勾结，结党。⑨千钟：指俸禄很多。⑩恶：语气词，同“乌”意思是“哪有、何”。⑪逡巡：有顾虑而徘徊或退却。

▶ 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先生曾经说过：‘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相。’现在我要选相，除了魏成就是翟璜，这两人怎么样？”李克回答说：“下属不参与上司的事，外人不过问亲戚的事。臣子我在朝外任职，不敢发表意见。”魏文侯说：“先生不要有顾虑，尽管说出您的意见。”李克说道：“国君您没有仔细观察呀！看人，平常时看他所亲近的，富贵时看他所交往的，显赫时看他所推荐的，穷困时看他所不做的，贫贱时看他所不取的。仅此五条，就足以断定一个人，又何必要等我指明呢！”魏文侯说：“先生请回府吧，我已经选定国相了。”李克出来，遇到翟璜。翟璜问：“听说今天国君召您去征求国相人选，到底定了谁呢？”李克说：“魏成。”翟璜立刻愤愤不平地变了脸色，说：“西河守令吴起，是我推荐的。国君担心内地的邲县，我推荐了西门豹。国君想征伐中山国，我推荐了乐羊。中山国攻克之后，没有人去镇守，我推荐了先生您。国君的公子没有老师，我推荐了屈侯鲋。就凭耳闻目睹的这些事实，我哪点儿比魏成差！”李克说：“你把我推荐给您的国君，难道是为了结党以谋求高官